



那时读书正年少

□白衣飞霜



迷茫和浮躁，多了清晰选择的宁静和专注。字字入骨，句句入心的“精读”，无形中使我获得了阅读的深度和快感。《带响的弓箭》充足，我就一个腋窝夹着课本，一个腋窝夹着母亲亲手给我做的鞋，头顶着大雨，赤脚踏着油流跑到了学校。教室里凡是我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黑色的水印，那是因为母亲为我缝制的粗布衣服是用锅底黑染的。

最初挑起我读书欲望的不是教科书，而是一本封面上印着一头大水牛、盖着学校大红公章的奖品。那是我小学印象最深的奖品，书中的故事令我迷醉。从此，我开始有了饥饿感，开始了自觉读书的历程。

那个年代，一所农村学校图书室的书不一定比现在一个书迷的家庭个人藏书多。总体上，我能读的书很少。但由于少，而少了眼花缭乱的

地寻找过，但一个孩儿也没拾到。以后，对大人们的话，我开始质疑了，我要从知识中寻求更多答案了。

如果不是村支书送给我那本繁体字书，我这辈子肯定当不成诗人了。一本书确实能够成就一名诗人，关键是赶在某个恰当的时候。我的家乡温县民风淳朴，自古以来崇尚读书。每当夜晚来临，街道漆黑的路边，挂着马灯的牛棚，都有各路高手谈天说地，纵横古今。用普通话讲，满腹经纶，一口滔滔。用老家话说，真能喷呀，张嘴就能搅得天昏地暗，乌鸦乱飞。其中有个晚清秀才之子，除了能“喷”，还做得一手好“打油诗”。不管是描写景物，还是臧否人物、评论时事，都能出口成章。具有少见的倚马可待的“诗才”。我暗中学习、模仿，竟也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连续发表两首打油诗，每首都是30多行。一时间赢得英雄美名。村干部说，将来混不出去，就在咱村里教语文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村支书送来了一本他珍藏多年的书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繁体字，包着墨蓝色的书皮。我连夜挑灯披阅，渐渐地步入真正诗的意境。我读的第一首诗是《独坐敬亭山》，记住的第一句诗是“暎色入高楼，有人

楼上愁”。以后，到高中，到大学，直到现在，我都在反复地吟诵这本书。它成就了我的诗人梦想，提升了我追求的境界，改变了一个少年的人生走向。读这本书也是出于一种对父辈及父老乡亲的感念。

读书，丰富了知识，拓宽了眼界，衍生了梦想，播种了希望，积淀了人生，启迪了智慧。而如今，还是少年时，又有多少孩子能够主动、自由而快乐地读书呢？过重的课业负担、不科学的家庭指责、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，使孩子们难有自然、轻松选择读书的自由；各种五花八门的“袋装书”“快餐书”充斥市场，以惊悚、恐怖的情节和浅薄、庸俗的娱乐戕害着孩子们的心灵。物质贫瘠的年代，我们拥有简单、透明的快乐。物质富足的年代，孩子们却两眼迷茫，满身疲惫，落落寡欢。这不是正常的现象。阅读，只有在专注、自由、放松、宁静的状态下，如白雪飘飘般洒然无忧，如细雨绵绵般润物无声，才有可能润泽一代人的心灵。愿我们一起为当下的孩子阻住过于功利的喧嚣，创造一个天高地迥，自然、静谧、诗意的读书乐园吧。

(本报资料图片)

母亲今年九十八

□王新四

再有几天，就是母亲98岁生日了。

是的，母亲老了，但她却宁愿长年住在绿树成荫的乡下老家。我也渐渐老了，却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不能常伴母亲左右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会愈加想念母亲，在我心里，她的形象总是那么清晰、那么年轻。母亲的身教言行，一直指引着我前行的步伐。

母亲一个人撑起家的蓝天；从我记事时，就听老家的邻居们说，母亲年轻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。父亲是独子，1945年跟随八路军上太行山打游击，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这样，家里的所有农活儿和家务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。为了能够活下去，农闲时，母亲就和村里的一些年轻妇女到王封矿每人买上两箩筐煤炭，然后挑着百斤重的担子，走上几十里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到武陟县宁郭那一带去卖，挣到的钱就用来补贴家用。

土地改革后，家里分了几亩土地和一头牛，但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母亲的担子更重了，不仅要为一家老小缝补浆洗，而且还要搅拌草料喂牛。为了防人偷牛，夜里母亲就一年四季睡在牛圈里的一条长板凳上，无论是北风凛冽、滴水成冰的严冬，还是酷暑难耐、蚊蝇成群的盛夏，母亲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
母亲给了我们兄弟姐妹无私的爱；记忆里，母亲是永远不知疲倦的。为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，母亲想方设法克服了各种困难。就拿我们的穿衣来说，母亲买来棉花，自己在家里搓成棉花卷儿、纺成线、织成布，为了省去2分钱一包的染料，她用锅底的黑灰加热后，把白色的粗布染成黑色，为我们缝制衣服。那个时候，在我家不大的房屋当中，终年摆放着一架织布机。

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，那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满世界都下着瓢泼大雨，村里的街道全都成了河流，没有雨伞，没有草帽，没有雨鞋，没有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用具，但是母亲告诉我上学不能迟到。于是，我就一个腋窝夹着课本，一个腋窝夹着母亲亲手给我做的鞋，头顶着大雨，赤脚踏着油流跑到了学校。教室里凡是我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黑色的水印，那是因为母亲为我缝制的粗布衣服是用锅底黑染的。

小时候，最渴望的就是过春节，大年初一早晨起床时，彻夜未眠的母亲已经为我们姐弟几人全都准备好了新衣服。我小时候不吃肉，每年春节，母亲除了做一大盆肉馅儿，还要专门再为我做一小盆鸡蛋馅，使我能够和家人其他人一样，高高兴兴地吃上饺子。

母亲培养我们兄妹成长成才。母亲在辛勤忙碌的同时，不忘对我们的教育培养，从我们六七岁起就教我们洗衣服、洗菜、刷锅、洗碗、缝补衣服（那个时候农村的男孩子是没有人干这个的）；再后来，等到我们八九岁时就开始教我们用水桶打水、挑水，用柴火烧火做饭，教我们修鞋，教我们使用推刀相互之间理发。正是母亲的精心培养和良苦用心，使得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养成了勤于动脑、乐于动手、勇于吃苦、敢于担当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、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的良好习惯。

母亲没有上过学，认不得几个字，但是她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。她时常告诉我们，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就必须刻苦学习，掌握知识。我们姐弟几人在上学期间，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挤出时间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，她自己创造了另类的

检查方法，那就是看老师给的是“√”还是“x”，只要有一个“x”，肯定要挨一顿臭骂。所以，我们几个在不识字的母亲面前，不敢有丝毫的粗枝大叶懈怠马虎。为了保证我们的学习时间，无论家里有多忙，哪怕是“三夏”“三秋”时节，母亲宁肯一个人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，也不让我们搭把手。她的口头禅是“力气是奴才，歇歇就回来”“没有文化，啥也不啥”。

冬天夜长昼短，为了保证我们能按时上学，连2分钱一包煮黑（上个世纪中期常用的一种粉末染料）都不舍得买的母亲，竟然花3元钱买了一只能够定时打铃的马蹄表。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母亲，我们姐弟几个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各自的年级数一数二、名列前茅。时至今日，原焦作五中的老教师们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姐姐和我二哥的名字，以及70年代我和弟弟的名字。

母亲心里装着一个“大家”：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太好，经常吃药，她就留意那些药物的用途，尤其是一些农村的偏方，她都牢记在心。后来，村子里有谁拉肚了、头疼脑热感冒发烧了等，母亲或是扎针、或是拔火罐、或是用一些中草药，使患者很快消除病痛。心灵手巧的母亲，时常帮助村里一些妇女裁剪衣服、做鞋样。我小时候经常见到母亲无论自己有多忙，只要有谁来请教，都是有求必应，放下自己手头的活儿，手把手地教，直到人家满意而去。



(本报资料图片)

里苦些，毅然决然地先后送我大哥和二哥到部队去当兵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高中毕业后回老家当了民办教师。在村里人看来，这是一份挺不错的工作，风吹不着、雨淋不着、太阳晒不着，而且还拿全额工分。这年冬天，武汉军区来我们村里招收空降兵，母亲鼓励我去应征，体检、政审全部合格，最后因为受名额限制，才使我错过了投笔从戎的机会。两年后，我弟弟一到入伍年龄就当兵去了。村里有人对此不理解，劝我母亲说：“这当兵入伍、保家卫国又不是你一家的事，你把孩子们都送走了，谁给你挣工分，谁给你干家务？”母亲说：“大道理我不会讲，我就知道，要不是共产党让我们翻了身，我这几个孩子要么饿死病死，要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死活都难说。如今我把他们送到自己的部队，村里敲锣打鼓来给我家挂光荣匾，每年还有政府发给的补助，这是多好的事啊。再说了，假如大家都不去当兵，咱

这好日子咋能长久？”母亲不仅送3个儿子当兵，又送3个孙子到了部队。

母亲在乡下老家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，几千口人的大村庄，形形色色的人应有尽有。母亲始终以其那宽厚平静的心对待各种人和事，没有与任何人闹过意见，邻里关系十分和睦。我们姊妹几个长大后，经过努力陆续都参加了工作，有时回老家看望母亲，母亲总是嘱咐他们说：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你们都是公家的人，要以公家的事为重，好好上班，好好工作。你们的工作干好了，我就高兴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。”有母亲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的工作更加勤奋，更加努力，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。

转眼就是母亲98岁的生日了。写着写着就不由得泪如雨下。这个时候，语言已无法表达我对母亲的敬爱之情。我们只有在内心深情地呼唤，祝愿亲爱的母亲健康长寿。

独处乐

□李战成

工作之余，我喜欢独处。在灯红酒绿、狂躁不安的生活里，独处既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又是自己与自己、或与别人对话的一个场所；或独自站立窗前，或一人漫步街头，或卧在沙发里，或躺躺在床上，或思考，或念想，或啥也没有，只是一片空白静静地若有所思。

独处时，最喜欢看书，古今中外、正史野趣都有涉猎。在书海里，从不觉得自己卑微，能自信地给秦始皇对话，与华盛顿聊天；和李世民谈治国方略，与乾隆帝聊养生之趣；问司马迁怎样写史，瞧李后主如何填词；曾为三国时刘备带新野百姓一同逃亡的壮举感激涕零，也有恨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掠抢罪恶的拍案惊怒，更希望客观之治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、百姓安居乐业的盛景即刻重现。

有时独处，还好神游。微微闭上双眼，思绪飞向苍穹。听曹植念七步诗，看木兰从军辞；走到“长河落日圆”的漠北，路过“十里荷花香”的江南，流连着水城威尼斯，往返于戈壁大沙漠；听肖邦、莫扎特的音乐，看吉普赛女郎的舞蹈，抑或梦里一时怒起，神拳打翻美国佬，铁脚踏死矮日寇。

即使独处，绝无不病呻吟，也不怨天尤人，而是多思考，求改变，想提高。独处中发现，自己身上的毛病很多，可以责怪的人却很少。原来活在人世，不只是自己，而是人人都有难处，个个都不容易。静下心来，觉得人生道路虽然坎坷，却更美丽。独处时仍要目标明确、积极向上、内外兼修、活出精彩，绝不能堕落颓废、自私自利、心态冷淡；要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；有实力就帮助别人，没实力就关心别人；生活中坚持替别人想，为自己活。叫独处成为一种风景，把独处变成一种享受，让独处既丰富又大气。

有特喜欢聚堆打牌热闹的朋友，说我独处太孤单，觉得空虚、无聊，我对此总是报以一笑。人在生活中，认识别人、获得人脉资源大都津津乐道，对无所事事、聚众赌博、打架斗殴也无人耻笑，而认识自己，与自己对话提升心智却少有人热捧。我自己以为，独处既不是孤独，更不是孤僻，而是在独处中把孤独、无聊演绎成一种积极向上、欢乐无忧的氛围和情调。

我在独处中就找到了快乐！

讣告

慈母路琴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1月18日13时30分不幸逝世，享年90岁。兹定于2013年11月22日8时30分在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望其生前亲朋好友届时参加。

长子: 吴海生 媳: 姚淑青
次子: 吴新生 媳: 邵林萍
三子: 吴军生 媳: 范瑞玲
长女: 吴金荣
次女: 吴金凤 婿: 巩大全
三女: 吴爱凤 婿: 雷新

泣告

云台山诗二首

□刘耀旭

潭瀑峡

潭瀑峡山水灵秀 愿与知音漫步游 景美人美说不够 八里画廊痴情留

红石峡

陡壁雄立岚岫伴 碧水击石浪花翻 红石峡美天公造 神仙桥处最奇观

习惯

□王夏

不在人流里穿梭 不在梦幻中声响 不在谁的目光里停留 不在谁的壳中驻扎

我就是我 一个人的习惯 习惯感恩 习惯畅想 习惯夕阳下的浪漫 习惯安安静静地睡眠 习惯忘记空虚我们的事 习惯让荷香芬芳我们的思想 我在一个人的习惯中 死死——生生

涟漪

□石永刚

周末，公交车像往常一样在街上行驶着，车上还是一片沉闷的气氛。

大早上的，人们都沉着脸，和外面晴朗的天气一点都不像。两个中年人，提着包，好像是去办事的样子，眉头紧锁，是在忧虑此行的结果吧。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低着头玩着手机，脸上倒是很平淡的样子。不过这平淡中满是乏味，好像空旷的房间，缺少什么东西似的。几个老人，眼睛看着窗外，平静中有些漠然。一个少妇抱着不满两岁的孩子，孩子想要什么东西，可是少妇不耐烦地推着孩子乱动的手，孩子哇哇哭着，给车厢里散布了更多烦躁的情绪。

这时，上来一位老太太，领着一个小学生。小学生应该是四五年级的吧，他一上车，大家的目光立刻被吸引过去。吸引大家眼球的不是小学生，而是小学生手中提着的鸟笼，以及鸟笼里两只漂亮的鹦鹉。

这是一个做工一般的鸟笼，细细的竹篾整齐排列着。鸟笼中有一根横杆，横杆下有一个铁环。而横杆上并排站着两只鹦鹉。两只的毛色都很鲜艳，有细细的花纹。其中一只的毛色以鹦哥绿色为主，另一只红色多一些。看上去颜色妥帖自然，这是多巧妙的画家也调配不出的颜色。绿鹦鹉体格较小，很欢快的样子，不停地叫着、跳着。它时而攀着竹篾走到笼子底部，时而挂在铁环上打秋千，时而到食杯中啄几口食物，时而跑到红鹦鹉跟前帮它梳理毛发。红鹦鹉比较

文静，眼光中很是平静，好像是在看一个闹来闹去孩子的母亲的眼光，有欣喜、宽容，也有更多的快乐，不时叫几声，声音有些平直，并不婉转。

大家的目光，立刻被吸引过来，眼里有很多新奇、欢乐、惊讶的成分，好像在在这铁皮的呆板的乏味的车厢里，不应该出现这对精灵一样的小鸟一样。苦恼的孩子立刻止住了哭声，好奇地盯住鸟笼里来回走动的绿鹦鹉，嘴巴里发出兴奋的“啊啊”声，并伸出小手，想要把小鸟抓在手里似的。那些年轻人的目光从手机上移开，定在小鸟身上，看它们欢乐地表演着。中年人的目光灵动一起看着小鸟，眼角的鱼尾纹像波纹一样漾开去。几个老人也盯着鹦鹉，看它们欢快的动作，眼睛里满是欢快的笑容。鹦鹉的叫声，好像一缕自然清凉的风，在车厢里吹拂着，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
为什么人们都喜欢这小鸟呢？只是因为小鸟的美丽可爱吗？也是，也不完全是。应该因为这鸟儿身上带有更多自然的气息，像山林的清风，像石缝中汨汨的溪流，都给人以轻松柔美的感觉。只是因为，人来自自然，才会在自然中体会更直接又纯真的欢乐。

过了两站，小学生拎着自己的鸟笼下车了，在大家一片留恋的目光中。可车上还是一片欢乐的气氛，好像鹦鹉的叫声还在回荡着。